

書叢活生際實童兒

人敵的們我是許

(記日的童兒地戰個一)

編文同沈

用級年高

行印局書東大海上

書叢活生際實童兒

人敵的們我是誰

著編文同沈 編主夫仁施



致讀者

親愛的小朋友：

我相信你們的腦子裏，一定還刻着「一二八」戰事的印象吧！日本帝國主義者，是多麼的橫蠻啊！當時，經我們忠勇的十九路軍，奮力抵抗，兩個多月以來，結果因缺乏後援，忍痛退却了。於是大好山河隨遭敵人蹂躪；無辜同胞跟在鐵蹄下踐踏了。這是最恥辱的一件事，也是最痛心的一件事。

這部日記，正是素描瀏河一帶的戰役，寫這部日記的人，也正是一位伏在戰線中生活的小朋友。他不僅親眼見到這樣的慘狀，他且親身嘗過這樣的苦味。他寫着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殘暴行爲，他同時又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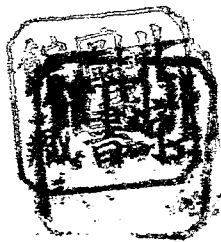
着無辜同胞遭難的真像；一字一句，是淚是血，既悲哀且又熱烈！

我仔細地讀過了，不覺淚都迸出來，血只是冒上騰，我現在把這書獻給你們，讓你們再來領略這偉大的憧憬；重番把日本帝國主義認識一下；替遭難同胞洒些同情之淚；替我受侮民族表些義憤之膺。把你們的熱情和壯志好好地培養着！準備向凌我民族的大敵衝去！

兒童實際生活叢書

誰是我們的敵人

三月一日



今天清早，睡在牀上，便聽得飛機的軋軋聲。早膳後，背着書包上學去，路上望見西北方天空中，有二十多架飛機在盤旋。

橫過汽車路時，見許多汽車絡繹不絕的載了兵和子彈向瀏河駛去

走進校門，見許多同學，聚在運動場上，指手劃腳在看飛機，不一會，就給先生喊了進去。

先生說：「這些都是日本飛機，恐怕要拋炸彈呢！聚在一起看，

誰是我們的敵人

是很危險的。」

先生恐怕我們再要到外面去，便特別提早上課了。第一節是「算術」，我們演算課本上的習題；先生在黑板上用粉筆兩橫一直，畫成飛機模樣，在教低級的小朋友數數。

忽然遠處傳來「碰」的一聲，全室的人都吃了一驚，我抬頭望見先生的臉色，蒼白得可怕；他走出門望了望，又進來說：

「小朋友們，請鎮靜！敵人的飛機，在向我們裝兵士運軍火的汽車投彈了；剛才拋下的一個炸彈，距離我們不到十丈呢」。

我們靜靜的一點不作聲，先生用着戰兢兢的手，替我們關起門窗來。我心中暗想，「先生的恐怖和憂慮，大概是爲了我們小朋友」。

接連拋下了十幾個炸彈，爆發的聲音，振動得耳朵也要聾了。隆

隆隆的飛機聲漸漸遠去了，大家才放心了些。

停了一會，我的父親來了，同學們的家屬也陸續來領他們的子弟了，我們臨走的時候，先生很不快活的說：「今天起，我們只好暫時停課」。

三月二日

昨晚沒有睡得熟，心裏不住的胡思亂想，我深恐這裏的居民，也像東北同胞一樣的受苦。

早上，聽父親說：「昨夜有許多兵，向北開往瀏河去，但不知什麼緣故，同時也有許多從北面來回向南去的」。父親說時，露出憂愁和疑惑的神情。

早膳後，汽車路上，汽車也沒有，兵也沒有了；只望見遠遠的瀏河那邊，有許多飛機在上下盤旋，轟轟的炸彈爆發聲，從瀾漫的煙火中送出來。全村的人，都嚇得呆了。

三月三日

避難的人許許多多：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小的；扛的，背的，牽牛的，挑擔的；紛紛攘攘，從東面奔來，逃向西去，呻吟吶喊的聲音，流離失散的情狀，一切都是催人墮淚的資料啊！

晚間，比較得安靜些，但路上避難人的聲息，是沒有片刻停過的。他們都在說，賊兵真的登陸了。

半夜過後，我們才和衣假寐了一會。

三月四日

兩天來，汽車路上太沉寂了，既沒有軍隊經過，又不見汽車來往。無疑的，時局是一定轉危了！

上午八時許，忽然有一輛黑色的汽車，很快的向南駛來，一面白布上畫着紅日的旗幟，在車首迎風招展，裏邊坐着幾個黃衣的敵兵，在向四面張望。咳！我們的奴隸生活，從此開始了！

接着，一車一車，往來不息，裏面都坐滿了雄赳赳氣昂昂的擎着快槍的倭兵。咳，真痛心！

昨天婁塘附近，日軍與我方退兵接觸的消息，此刻也有人證實了。

三月五日

清晨，聽得西北不遠的地方，發出槍聲。早膳後，才得到消息，知道北村的邱某，給日兵槍殺了。

本來，昨天起，汽車路上，行人是絕跡了，只有日兵的汽車在來往。這邱某是個沒有智識而且貪小利的鴉片鬼；他說：「中國兵退了，以前裝置的鉛絲的電話綫，是沒用了，讓我去拆回來換筒煙吃罷。」他的妻子說：「這試不得的，是兵隊裝的。」他盛氣喝道：「你懂得什麼，裝是本國兵裝的，現在是日本兵的世界了。」

邱某出門不多時，便被汽車上的日兵擊斃在電柱旁；起初，大家還懷疑不是他，後來叫一個老婆子去仔細觀察，才知道邱某是真的死

了。

三月六日

今天上午，村上逃來了一個替十九路軍開汽車的車夫，他穿着粗藍布的號衣，他要求送他一套便服，村人毫不吝嗇的拿出來給他換了。

他說：「我是個沒有智識的人，但是我是中國人，應該愛中國，所以兩星期前，我便自願投軍隊中服務，十九路軍的忠勇抗日，更激起了我犧牲的精神；我是打不來仗的，我只會開汽車，於是我時常耐着飢餓，忍着勞苦，做我能做的工作。有一次在楊行，一隊士兵，急急要開拔到前方去應戰，同時出發的汽車有十多輛，我的汽車最快，

但半路上忽然停止了，經檢查後，才知道是機器損壞了，我把事實告訴車中的排長，排長似乎懂得不得機器的構造，只口口聲聲說我刁滑，結果被他打了一下耳光。後來幸虧另一輛車就來了，那司機朋友便幫同我修理好了，再繼續開去。這事，你們定要想，我一定恨那打我耳光的排長了，但是並不恨，我並且很能原諒他，我知道他很愛國，急急要到前線去殺敵，才會這樣發怒的……」

他匆匆走了，我想：「這樣的人，才不愧稱為愛國的志士。」

三月七日

外祖母帶來了許多可怕的消息：她說他們附近已被日兵殺死了五六人，凡是勒索不遂或拉夫作嚮導而態度倔強的，都要給他們槍殺；

有一家人家，房屋很富麗，但裏面去沒有找到錢，因此把他家的櫥櫃什物，堆在客廳上，縱火燒之而去。

她又講了許多日兵強姦婦女的事，隣人聽得都「不寒而慄」了。

三月八日

今天起，我們搬到距離汽車路較遠的一個村上去煮飯和睡覺了。白天間或回家幾次，因為要餵豬和飼雞。

回家時，我和鄰兒們，擔任守望的工作，望見遠處日兵向着我們村上的路上來了，便立刻關照屋裏的人設法從村後逃脫。以前，我和鄰兒們，有時躲在河灘邊，有時睡在麥田裏，但因爲年小的孩子時常要作聲，所以從此也不敢這樣躲和睡了。

三月九日

從我們的村莊向南二里，有一個小鎮，叫潘家橋；那地方差不多是羅店到瀏河的中央。今天有三四十個日兵來駐在那邊。

人家堆積着的稻草，他們去放一把火，當作開玩笑的。他們的煮飯用的燃料，是人家的門窗，檯檯，櫥櫃等木器。

他們把屋頂作瞭望台，不時爬到上面去向四面探望，把屋脊都弄坍，屋瓦都踏碎了；他們如果遠遠望見一所高大的或新建的房屋，便奔去搜尋食用的和值錢的東西。

鄰人們都很驚惶，恐怕這些東西有時會闖進我們村裏來。

三月十日

今天上午到姨母家去，飯後就回家。

他們那邊比較安靜些，但見我到時，全村的人都紛紛來探問消息，我把幾天來恐怖的生活，日兵打劫的事情，講給他們聽，雖然他們也表示驚奇和憤怒的樣子，但畢竟因為沒有親歷其境的嘗過那種滋味，所以臨了，好多人只這樣說：「我們這裏只要不來就好了。」

三月十一日

飯後，在竹林裏守望的時候，鄰家兩個小孩子吵起嘴來了。恰巧叔父走來，他說：「大家不要鬧，我來講個故事給你們聽，好不好？」

大家坐在石頭上，靜靜的聽叔父講故事：

「一個嚴冬的晚上，一個阿拉伯人，坐在帳幕裏，忽然一隻駱駝伸進頭來，懇求說，外邊冷得很，讓牠的頭頸在帳幕裏溫暖一刻吧，阿拉伯人想，這並不佔多少地方，就允許了牠。過了一會，駱駝又說：「外面實在冷不過，請你再施一點恩惠我吧，讓我的前身進了帳幕。」阿拉伯人想：「這帳幕一部分本是空着，讓他前身進來了罷！」就允許了，駱駝便把前足踏進帳幕，這時，帳幕內覺得擠緊了。駱駝又說：「既然我一大半身子已在帳內，何必再讓兩隻後腳受冷呢？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全身都進了帳幕了，這時，阿拉伯人早已被牠撞出去了」。

我們靜靜的聽完了故事，我對弟弟說：「叔父講的故事，是有意義的，阿拉伯人乾脆的說，就是我們中國人；弟弟，你知道駱駝是那

個」？

弟弟很快的說：「不是東洋婆子嗎？一

三月十二日

潘家橋居民徐某，早晨回到自己家裏去望望給旧兵糟蹋得怎樣了。那知他走到鎮上，就給一個旧兵抓住，拖到他們的大便的地方，叫他將他們的糞搬往別處去，他不敢違抗，便自己去找了兩只糞桶，替他們挑了出去，回來時，他照着常例到河邊去洗桶，正洗時，不料跑來一個旧兵，把他痛打了一頓，他受傷了，跪在地上討饒，一個翻譯的人說：「這水是我們要喝的，你把糞桶放在這裏洗，不是弄髒了嗎？」

唉，盪便桶，洗尿布，我們慣常到水橋上去的，旧兵當是除某故意惡作劇，因此打得這樣厲害。總之，以後我們對於這種不衛生的習慣要痛改才好，不是防旧兵的痛打，是爲着自身的康健。

三月十三日

今天各處都在談論着一個好消息，說退守的我軍，十五日要反攻了。這表示我們民族的血氣尚未死盡，村民聽到這個消息之後，沒有不希望成功事實的，並且都禱祝着我軍反攻勝利。

三月十四日

昨晚忽刮起大風來了，我睡在牀上，輾轉反側，一夜沒有合過眼

一陣風吹樹葉的聲音過時，總得靜心聽一下，恐怕是日兵闖進村子來了。所謂「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」，便是這般情境了。

村民仍談着我軍將反攻的話。而且今天日兵的汽車特別來得多，有一連三十多輛，像火車一般蜿蜒而行的，有人說：「這便是準備明天開戰啊？」也有人說：「他們不過虛張聲勢，威嚇我們罷了！」

三月十五日

此刻已是黃昏時分了，顯然的，前天盛傳的反攻的消息，是不確實的了。不然，何以我留心了一天，沒有聽到過槍礮聲呢！

每個人的臉上，都呈露着失望的悲哀。有幾個村婦在說：「中國兵都是貪生怕死，不肯盡職的，現在不知道逃到何處去了。」我告訴

她們：「貪生怕死，不肯盡職，實在是中國人的通病，但這次的十九路軍，却是一個例外，他們是沒有後援，缺乏軍火糧餉而退的，一有後援，當然會得反攻至於收回失地的。」她們聽了這話，似乎半信半疑。

三月十六日

午前，有日機到處散發傳單，大意說：「我大日本和你們支那，同種同文，是兄弟之國，應該本着互助的精神，共謀安寧，現在支那軍閥橫行，政治腐敗，我大日本不忍坐視，因此出兵來此，驅逐軍閥，解除民衆痛苦；目今軍閥已退，希望民衆們各務本業，安居度日；且我大日本軍隊不殺良民，不劫財物，民衆們應絕對服從，毋得反抗

。」
咳，倭寇是多麼的狡猾陰險啊！滿口「仁義道德」。心中儘如「
猛獸毒蛇」。

三月十七日

西村的老伯伯，今天往潘家橋去了一趟，回來時，對我說：「日軍在牆頭上也貼着標語，什麼日本軍隊是民衆的朋友，什麼十九路軍是民衆的敵人，什麼早日復業，什麼秋毫不犯……」

「老伯伯，什麼叫秋毫不犯？」

「秋毫是指極細微的東西。」

「那末他們侵佔了我們的國土，搶劫了我們的財物，怎說秋毫不

犯呢？」

「是呀！極細微的東西，他們是不歡喜侵犯的；要侵犯的是我國的土地，和人民的財物！」老伯伯捋着鬚，苦笑了一頓。

三月十八日

據見過告示的人說，潘家橋所駐日兵的領袖，是一個少尉銜的中隊隊長，名叫佐藤。有人說，這「佐藤」二字，日人讀做「殺刀」的聲音，因此一般村民，又替他多加了一個字。叫他「殺千刀」。——這也是憤怒的發洩罷！

三月十九日

早膳方畢，我照例出門守望去。忽見南村的人在村後爬過了河逃出來，我不加思索的斷定有獸兵闖進他們的村子了；我急急奔回去告訴父親母親和全村的鄰人們，

大家都很敏捷的掩上了門窗，準備奔避，怕獸兵要從南村到我們這裏來。

不到一刻鐘吧，南村的人都回去了，我們心上掛着一塊石頭，也放下了。只見獸兵車上載着許多東西，——三十捆木柴，一大堆雞和鴨，三四筐子的雞蛋。——揚長而去了。

「他們打劫的神速，也不是我們中國人所能及得來的」。有人這樣的說。

三月二十日

駐潘家橋的「殺千刀」，和他所帶領的兵，今天調到別處去了。幫他們煮飯洗衣的老婆子，問他們再來不來，他們很狡猾的說道：「要是你們支那的兵隊，重整旗鼓來反抗我們大日本，那末我們馬上就來的，假使不反抗，過幾時再說。」

三月二十一日

「昨晚潘家橋又到日兵了」。清早，村人都知道了。

九時左右。一隊兵拉着好多兩輪的運貨車向北去，有幾個騎着馬掛着指揮刀，好像監督着的樣子。運貨車是木製的，高高的堆着東西，上面蓋着黃色的油布，裏面是什麼，一點也看不出來。直到午後，他們又拉着空車子回南去了。

三月二十二日

晨起，把二十一天來的日記，拿去交給叔父看，叔父很稱讚我，叫我繼續記下去。

這次潘家橋所駐的日兵，比上一批還要來得兇惡，他們每天要到好幾村上去搶劫，附近的居民，益發恐慌了。

徐村被搶去了五六隻肥豬，每隻都在一百斤以上的，總共給了兩塊錢，臨時走，強迫村人填寫收據，他們在那上面寫着：「收到洋四十元，此致大日本軍隊……」等字樣。

此外，又搶去了十幾個大缸，聽說這是他們預備洗澡用的，他們自己說的，一天不洗澡，便難過得不得了。天氣雖還沒十分溫暖，他

們已時常到河裏去洗冷水澡了，洗後怕遭涼，便到各村的收穫場上去賽跑，追逐，或是在麥田裏打滾做遊戲。

記得一個月前，父親曾帶我到市鎮上去，那時，一個城隍廟裏駐着許多中國兵，我看見他們的服裝比賣油炸燴的還要油膩，他們臉和手髒得不成樣子，假使不穿着那套灰色制服的時候，誰都會認他們做鐵匠呢。好多個面黃肌瘦萎靡不振的，坐在牆下享受太陽光，我們在他們近身走過時，鼻管裏只覺得一陣陣難堪的臭味。

我不敢武斷的說，中國兵是不洗澡的，至少是不大洗澡的。那種病夫模樣，虧他們一枝槍倒還拿得起！我不知道，到什麼時候，我們的兵隊，也得講究一點衛生纔是。

三月二十三日

聽說今晚將有日兵經過，我們提早吃了晚飯，便出外守望。

臨睡時，已很遲了，但沒有看見兵隊來，村人們防他們晚間走過時要撞進村來，便用樹枝竹頭石塊等做障礙物，攔在通路上，這當作第一防線，第二防線安置的東西是撞了會發聲的，像破面盆油箱洋銅畚箕等類，這樣萬一日兵闖進村來，不致聽不到聲息了。

三月二十四日

昨晚並沒有兵走過，但大人們輪流守望了一夜，他們把半明不滅的油燈放在斗裏，使火光不會從壁縫窗隙間透漏出去，他們有時，還得喝一些酒。

平時不很和睦的鄰居們，近來他們似乎也漸漸親暱起來了。許久

以前便緊閉着的門，現在開放了，互相阻隔的竹籬，現在拆通了，免得逃難時感到不便利。是的，敵人在欺侮我們了，我們應該要格外親誠團結。

三月二十五日

潘家橋（現在駐着四五十個日兵的鄉鎮。）的汽車站站長到我們家裏來，他說：「那些賊兵，實在橫暴，要拉了我，叫我領導他們搶劫去，於是我不得不逃走了。那邊駐的兵，昨天又更調了，第一次的首領叫佐藤，第二次叫藤崎，現在的叫河島。」

他又說：「佐藤曾講給我聽：他們的司令白川是個年老的上將，從前爲了旅順的事，也到過中國來，他對於中國的情形，是非常熟悉

的。……」

三月二十六日

雖然已是傍晚時分，想起了午前逃出村子的情況，不由得小心又別別的跳起來了。

大約十幾個旧兵吧，撞進我們的村子，便放了三槍，這一來嚇得全村的人都慌忙奔避了。

這一羣野獸般的東西，在我們村上，舉起竹竿追逐，拾了磚石拋擲，一時雞飛鴨叫，全村騷然，歷半小時許，才見他們扛着一個大包裹去了。

三月二十七日

誰是我們的敵人

這是表姊出嫁的日子，我和父親在舅父家吃喜酒，回家時天色早已暗了。

走進村子，見籬畔蹲着一個人，我們有一點驚駭，不敢立刻前進。

「兵……兵……」

我的心突然怦怦的跳動了。

「在那裏？」父親慌張的問。

「剛才……去……」

我們走到家裏，堂兄就告訴我們這樣的一件事：

「北村阿生的妻子害病，他們是素來不信任醫生的，連夜差人提了燈籠，往南村樊瞎子那邊占卜去；遠遠給夜間巡邏的日兵瞧見了燈

光，便追趕過來。從我們村後，踏毀了竹籬，搶過去把那提燈的人抓去了。我們驚心始定，預備上床時，又聽得隱約的人聲，出來探望後，才知道仍是日兵拖着那人送回來的。此刻恐怕日兵還在鄰近田野裏埋伏着呢！」

三月二十八日

茶館裏有人在講。日兵這次侵犯我們，是學校裏的先生和學生惹出來的；他們好好的，爲什麼要嚷着「抵制日貨」「打倒日本」呢？現在反被他們打來了。

這一般人是毫無智識的，他們不曉得去年九月十八日起，東北同胞，就遭到日人的蹂躪了！我們因爲不願做亡國奴，才力竭聲嘶的喊

打倒日本，抵制日貨呢。

我把這番話說給他們聽，他們非但不信，並且裝出輕視的樣子，這時我心裏難堪到極點，險些兒把眼淚都吊了下來。

三月二十九日

今天是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的殉國紀念。

咳，英武偉大的烈士們！你們在九泉之下，要痛哭流涕吧！你們用頭顱血肉來造成的中華民國，現在給橫暴的倭奴蹂躪得不成樣子了！
啊！

咳，英武偉大的烈士們！我們真羞慚，沒有像烈士們的反抗精神；在這異族的鐵蹄之下，還是忍氣吞聲的在「苟延殘喘」呢！

烈士們如果死還有靈，瞧到中華民國的危機，失地人民的痛苦，不知將悲傷義憤到如何地步！

三月三十日

有許多人擔着筐子和蒲包，往瀏河搶鹽去。

本來「搶鹽」的事，不是今天才開始，不過以前並沒這許多人，據說搶鹽的人，有到三四百多，連小孩子老婦人也去的；在瀏河堆鹽的那地方，擁擠異常，簡直像一隻糞坑裏，無數蒼蠅的幼蟲在蠕動一般。

搶得了鹽回來後，有人愚氣十足的說：「日本兵真好，要是中國兵在那邊，怎能搶得到呢？」

我聽到了，覺得十分傷心。

誰是我們的敵人

三月三十一日

今天搶鹽的人更多了，日兵恐有不測，便開槍示威，任意殘殺，中彈喪命的很多，墮河溺死的也不少。還有許多女人，給日兵拖去，剝光了衣裳，關在籬笆圈裏，趕東趕西，日兵圍在四周看，笑，拍手。有一個人沒有搶到鹽，偷了一張檯子，便被日兵砍死，一個頭還滾在檯腳邊呢。另外一個女人，身上赤裸裸的一絲不掛，死在路旁，鮮血淋漓，乳頭上還繫着一對馬鈴。

這些可悲可泣的新聞，都是從瀏河搶鹽回來的人的嘴裏傳出來的

四月一日

每天輜重兵送糧經過的時候，村人都不十分怕懼，只閉上了門窗，偷偷地在門縫或壁孔裏窺探，或是暗暗計算那車和兵的數目。

西鄰的小孩，拾到一個金屬殼子的東西，手裏掂掂，很有一點重量，大家疑心是炸彈。

我給好奇心所動，也奔去觀看。小小的一個圓柱體的盒子，顏色是黃的，略有些光澤。我大膽用手翻轉一看，上面有「牛肉」二字的凸紋。我不覺好笑起來，說：「不要怕！這是一罐牛肉，可以吃的。」

四月二日

近幾天來，外間的消息，一點不能傳來；悶鬱鬱的好像住在一個

葫蘆裏。

我們的軍隊退到那裏了？政府預備怎樣收復失地，救出被難的民衆？……大家除了憑空猜想之外，再有甚麼方法可以知道呢？

四月三日

「兩個騎腳踏車的日兵進北村去了，一個守望的孩子在叫喊。真的，他們停了腳踏車，向那所白粉牆的新屋裏進去了。同時在屋子的西邊，逃出許多女人來。

日兵站在屋角旁，向那些沒命在奔避的女人用力招手，女人回頭望見後，兩脚跑得更慌張了。

這時，我看得腿裏在發抖了；我設想：要是我也在那羣奔避的人

羣裏，不知將怎樣的害怕！

一會兒，新屋的煙囪裏，不絕地在冒出自煙來。

約莫過了一刻鐘光景，兩個日兵出來了，手裏各提着一個小包裹；背後隨着一個老頭兒，想是送他們出來的。

據說：這次被日兵吃去拿去的，總共有四五十個雞蛋。

四月四日

今天是姨母家過節，我和弟弟一同去吃飯。

那邊畢竟安全得多，（距離汽車道有六里路）村人也不十分憂愁，他們照例來探問消息，我也很喜歡告訴他們關於日軍橫行不法的事情。有幾個人說的話，我覺得愚得可憐；最好笑，有一個人帶着榮耀

和傲慢的口氣說：「我們這裏是租界」！

四月五日

七輛卡車，載滿了日本小孩，向北駛去，看他們的服裝是學生的模樣，手裏各執着一面小小的太陽旗，嘴裏唱着歌兒，面上露出很得意的笑容。

每輛車上還站着兩個佩着武器的軍人，想必是負保護的責任的。不一會，車輛又帶着小孩回向南去了，只見車上多了幾枝楊柳和桃花。他們都在笑着談話，大概在說：「中國人太沒用了」！

我咬緊牙齒，摩了摩拳頭，心裏暗想，將來我們打倒日本去的時候，也得執幾枝櫻花在東京的街道上坐了汽車這樣的兜一下子。

四月六日

距離汽車路約一里多，在我村西邊的一個小鎮上，今晨也突然到了兩個倭兵。他們是愛吃雞的，便揀肥胖的捉了五隻去，臨走時，付了三個日本銅元。雞的主人，非常客氣，不肯接受那銅元。一個日兵光火了，用着硬強的語調說着中國話：

「嫌少嗎？」

「不要錢的，先生！」主人嚇得發抖了。

「我們買東西，都是出錢的。」日兵說完，把三個銅元向地上一摔，提着雞大踏步去了。

四月七日

誰是我們的敵人

我從學校裏回來，心中懊喪極了。

自從三月一日那一天停課以來，已是一月多了。有人說學校被日兵搗毀了，有人說是一些愚民搗毀的；我聽到這些消息，心中非常不安，所以今天早上，急急匆匆去看了一回。

校門兩旁的柏樹，已砍去了幾棵，有的把樹皮剝光了。牆跟階前都長滿了青草。課堂和教員室的門半開着，裏面滿地是紙屑和灰塵。桌子凳子，只剩五分之一，而且都是破壞的，黑板也少了，圖書館裏的書籍一本也不見了，先生疊得很齊整的一櫥參考書，也沒有了，時鐘風琴茶具，什麼都不知去向了。連室內的粉壁也剝落了好幾處。

遊息室西邊地上，有一大堆紙灰，我不明白燒去的是甚麼，隨手拾起一根棒來給他翻開，從燒剩的一些東西上，可以知道燒掉的大半

是書籍黨國旗標語等等。

唉，一個月前我還在這裏讀書遊息的，可惜現在已搗毀了！我不明白搗毀學校是那些人，就是無知識的同胞，也不至於此的，想必又是暴蠻日兵的罪惡。

日本人最恨的是我們學校與學生，因為我們學生是熱心抗日的份子，也是未來捍衛國家主幹的一員。

四月八日

一隊倭馬，在汽車道上經過。

忽然一聲警笛，一齊停止前進了，轉向麥田裏去吃麥苗了。

一連被倭馬吃掉和殘踏的麥田約莫有二十畝光景。

誰是我們的敵人

馬和兵去遠了，我連忙出去看，喲，不幸，我家的麥也被蹂躪得稀爛了。

母親知道了，嘆了口氣說：「唉，不久就要秀齊了。」

四月九日

在另一村上吃了早飯，我們回到自己的村上了。

母親說：「我們的村子小，房屋舊，所以日兵進來的次數還不多。」

正談論時。忽聽得東鄰一聲「不得了，快逃呀！」

我的母親，面色慘白，站着不動了，父親急急拖着母親走，一面叫我先逃，我跟着鄰人向村後逃去，不住回頭，望我的父母來了沒

有。

田裏的泥土是高低不平的，我的鞋子落掉了；後面的旧兵在追來，我不能拾我的鞋子了，我的腳踏在泥塊上覺得有些痛。

「砰」旧兵放槍了，我嚇得跌倒了，父親趕來扶我起來，我覺得父親的手在抖動，眼淚潐潐地滴下，他問我：「兒子，你中了槍彈了嗎？」

「沒有，父親，我是嚇跌的。」我回頭望見那旧兵扭住了一個老婆子在盤問。

母親指着我的足趾說：「不是血嗎？」

我低頭一看，真的有些血。我忍着痛，和父母奔到遠處的村上。脫下襪子看時，才知道足底碎了幾處皮，稍微有一點血，這是從

堅硬的泥塊踢碎的。

父親母親看見襪子依舊完好着，知道決不是受了子彈的傷，才放心下來。

四月十日

我的腳還有些痛，穿了鞋子雖可勉強走路，但母親不許我走，怕我的腳在沒有全癒以前再要受傷。所以沒有回家過。

昨天被扭住的那個老婆子，雖挨打了十多下槍柄，但精神還不差；她躺在榻上說：「那日兵講的話，聽得懂的很少，什麼雞蛋，銅板，洋錢，小姑娘……我只是搖頭說不懂，他便把我打了；我的兩股痛的不得了，倒在田裏，昏沉沉的似乎死去了。那知醒來時，已躺在榻

上了，是誰抬我進來的，是誰救活我的，我一點不知道。昨晚疼痛了一夜，至今翻身也不能……要是日兵再來時，我逃也不能了……」老婆子有些嗚咽了。

許多婦人，都安慰她，叫她不必擔憂，明天想法送往別處去，一面有幾手在替她的兩股撫摩，我望見那皮膚青腫得十分可怕。

四月十一日

難得今天會下起大雨來，農人們早已望眼欲穿了；大家都說對於田事的確很有助益，但，若是日兵進村來，逃避却不便利了。

運糧的輜重兵，裝束和以前不同了。頭部戴着袋也似的帽子，身上披着長袍般的雨衣，車輪上塗滿了污泥，前進得很慢。車輛不多，

後面還跟着十幾匹馬，背上馱着幾捆乾草；那牽馬的裝束，也和拉車的一樣難看。

四月十二日

昨晚又把日記交給叔父，我要求叔父替我修改；叔父很歡喜，看了一遍，把我的稿子保藏了起來。

昨天下了雨，田野間頓時增多了不少耕作的人；但在汽車道兩旁的田裏，却還是找不出一個影子來。因為汽車上旧兵，會把農人借作目標給他們練習射擊的；有時還要停了車，下來追逐婦女呢！

午後，三四個一隊，五六個一隊的旧兵，在外面路上慢慢地走。最前的一個一手托着書。一手執着筆在畫。第二個擎着他們的國旗，

其餘的都背了槍。叔父說，這些大約是在繪地圖的。

這時，我雖然痛恨倭奴。但覺得他們能深謀遠慮，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。

四月十三日

有四百多匹馬向南去。搭馬棚的竹頭，蘆席和長梯等東西，也一齊用汽車載向南去。

大概村人們好幾天以前，就說日兵將要撤退的消息，是有一點確實的。不過，無力反攻，總是件可恥的事。

四月十四日

又有日本學生五汽車往瀏河玩去，這真使人又氣又怒。恨不得一個個都拿來殺死。

「這些是甚麼人？」弟弟問我。

「我們的仇敵！」我怕弟弟不明白，接着又說：「我們的冤家呀！」

「小東洋人」！一個鄰兒說。

小東洋人唱歌了，唱的什麼，我們聽不懂；但是，忽然不約而同的我們也唱起歌來了。剛唱了兩句「打倒日本」，就給母親喝住了。這時弟弟還在掙着小臂膊呢。

慢慢地，五輛汽車都過去了。我靜心一想，覺得太沒有勇氣了，唱一個歌都不敢嗎？……哦，假使在敵人統治之下，真的沒有自由，

說不出痛苦呵！

四月十五日

早上，五六百個步兵，都擎了槍向南走去，大家更相信旧兵在撤退了。

忽的一架飛機很低的飛來，只聽得劈拍劈拍的一陣亂響，飛機上放下一縷縷黃色白色的烟來。

步兵們聽得頭頂上的飛機在放出劈拍劈拍的聲音，便很敏捷的散開，向汽車道兩旁的村上跑去。

附近各村的人，同時奔避出來，發出一種可怖而可慘的呼聲，聽到了令人「心膽俱寒毛骨悚然。」

大家都很懷疑空中的飛機是我軍的，但明明白白是繪着紅日的徽號，有幾個神經過敏的說：「這是我軍故意畫了紅日來炸這一批撤退的日兵的」。

起初，大家十分驚惶，怕的是炸彈，但飛機從上掉下時，當空中就爆發了，聲音也不大，只有一縷烟。

過了一會，飛機去了，一隊步兵却整了隊回北去了，大家還是莫名其妙。

午飯之後，得了一個確實的消息：「日軍今天練習野戰」。

四月十六日

有人冒險到羅店去，回來時說：那鎮上的日兵許許多多，市梢頭

有一個站崗的旧兵，進出的人須要對他深深的行一個禮，然後他獐笑着走前來，替你全身搜查一通，如果袋裏有銀幣或鈔票，便給他拿去，銅元却不很喜歡；被搜查的人須要做出羊一般的馴服，要是帶一點違抗的神氣，他便請你吃巴掌，甚至開槍；還有你叫他定要叫東洋先生。不然要受挨打的。

唉！戰地民衆的生活，在倭奴壓迫的槍口下，比亡國奴還要苦上幾倍呢！那些唱着不抵抗的人，也會想像到這樣苦辱慘況吧！」

四月十七日

附近的村莊上，不時闖入三三兩兩的旧兵，在打劫行兇。

來往的汽車很忙，向南的時候，都裝滿了箱子布袋蒲包等東西，

誰是我們的敵人

一部分車上載的都是兵和馬。然而向北的時候，車輛却都是空的。

有人說，我國要承認了什麼喪權辱國的條約，所以他們在準備撤退了。這個消息恐怕不至於成事實吧！

四月十八日

昨天的日兵汽車上裝着漆的木箱和布袋，我們覺得有些奇怪，想這些東西不見得是日兵帶來的。今天又看見裝着古式的方桌和雕椅，我想這無疑的定是日兵搶劫來的。

這些東西，他們拿去想是當作戰利品的，在他們是光榮，在我們是奇恥大辱；我們只要爭氣，總有雪恥的一天。

四月十九日

這是一個晴爽的早上。

「乒乒劈拍——」一陣燃放爆竹的聲音，從南面駐兵的小鎮上傳送過來；村人們都覺得非常驚疑。

好一會才得到一個消息，原來那邊所駐的旧兵都動身了。在動身的時候，往店鋪裏去拿了許多爆竹，再強拉幾個附近的村民，叫他們燃放，表示歡送他們的意思。

呀！這是多麼令人難堪的一回事啊！

四月二十日

清晨，聽得瀏河也有爆竹的聲音，全村的人都很欣喜，說旧兵真的要去了。

二三十輛載滿了日兵的汽車，一隊兒向南駛去。隨後又有三四百步兵，都揹着槍，執着太陽旗，齊聲高唱着歌兒，從北面走來。

午前，有五個日兵，推着一輛空的運貨車，走進我們的村子來。我們有好多人，不及逃避，便硬着頭皮挺到敵人的面前。

「寄一寄」，其中有一個發出老鼠叫般的聲音，一面還裝出手勢

把車子放在我們的門前，他們便一同向西面的村上走去了。

我定了心，觀察那車子，覺得笨重得很，上面有一些麵粉，想是昨天裝運食糧時遺留下來的。油布下面有幾個洋鉛皮的罐兒，不知裏頭盛的什麼，外面寫着「岡田」「門馬」「三好義民」等奇異的名字。

過一會，幾個日兵扛着東西來了，這無須說的，是從西村上劫得的。

他們先從車上取下那些罐兒，揭開蓋來，拿出一碟鹹魚和山芋，再隨便找兩根細棒當作筷子，從罐裏取飯吃。

狼吞虎嚥，吃了一頓；其中一個，從袋裏掏出一大握糖來，送給村上年幼的孩子吃，接受之後，又硬要他們拱手道謝。這糖是鄉村担子上習見的，他們定是毫不費力的搶來的，此刻落得假仁假義，但也只能欺騙年幼的那些孩子，要是在我們，這種伎倆，早已察破了。

他們又取下車上的油布，鋪在地上假寐，其中一個却沒有睡，大概防我們要襲擊。

睡了一會，把劫得的財物，滿滿的裝在車上，一同嘻嘻哈哈的去

了。

四月二十一日

今天來往的兵馬車輛都很少。晌午的時候，西方和西南方，隱隱約約地聽得有許多槍聲，不知甚麼地方在小接觸了。

傍晚雷雨。

四月二十二日

昨晚的大雨，一夜沒有停，今天上午還是下着，汽車道上，污泥沒脛，輜重兵和車輛都沒經過。

在家很寂寞，鄰家的智兒來和我下象棋，我雖下不來象棋，却非

常高興。我說：「我們假定藍棋是中國，紅棋是日本，看結果誰勝誰敗？」

智兒很贊同，但只肯下藍棋打日本，我明知這是假的，但也不願下紅棋攻中國。最後，仍照着舊例，一楚一漢，下了一局，結果我是失敗的。

四月二十三日

天似乎還沒有晴意，枯坐在家裏，非常氣悶，想找幾本書看看，但是不成，所有的書都藏在柴間裏了。

我講了一個故事，大意是：「貓頭鷹要捉小鳥，小鳥合力抵抗，貓頭鷹嚇得逃走。」弟弟聽得很高興。

四月二十四日

距離我們村子向南約莫二里的地方，壞了一輛汽車，有七八個旧兵看守着。

一個路人走過，被旧兵抓住，一個兵擎起槍桿來就打，不一會，槍桿裂開了，旧兵大怒，下死勁的痛打，路人倒在地上了，旧兵也走開去了。

爲甚麼打的，連挨打的自己也不知道；他見旧兵走遠了，忍着痛匍匐而行，爬過小河，打田野裏逃走了。

旧兵跑來，見打得半死的那人沒有了，非常奇怪，恰巧另一個人，（他是住在我們北面的村上的）路經這裏，便給這羣獸兵捉住，要

他去找方才逃掉的那人。

這人莫名其妙，給他們反綁了手，牽來牽去，飽吃了一頓拳頭。後來，被牽到一座橋上，推跌在河裏，這河並不十分深，他狠命的掙扎，想爬上岸來；那知上面的獸兵，拾起磚石，紛紛地向他頭上擲去。

幸虧這人會游泳的，他游到一隻船底下藏着，候獸兵去了，才出水逃脫，好容易保全了一條性命。

唉！就是禽獸，也不見得都是這樣行爲，原來日本人比禽獸還不如呢？嘿！同胞起來，起來征服這隻惡獸。

四月二十五日

村人們又在談起昨天旧兵侮辱我同胞的事，大家都覺得不甘心。我告訴他們：「要是不起來反抗，永遠在他們的鐵蹄下生活，那麼不要說這樣的侮辱，恐怕更慘酷更殘暴的事，也會時常看到或聽到呢？」

他們說：「反抗嗎？荷彈背槍的兵隊也無法想，我們赤手空拳的民衆，怎樣去反抗呢？」

是呀！民衆還不盡是麻木的，他們大部分曉得國家是自己的，目前最緊要的，還是喚起軍人團結，堅決地去做民衆的前鋒。

四月二十六日

送糧的輜重車只有六輛，大概瀏河駐紮的兵馬是不多了。

午前，一輛汽車，驀地在我們村子的東邊停了，跳下五個日兵，提着很大的麻袋，往四處打劫去了。

田野裏在耕作的男人女人，都丟去了農具，很驚駭的奔避。村子裏逃出的人們，也發出一片嘈雜的聲音，——女子們慌張的叫喊，孩子們悲慘的哭泣，聽了使我暗暗掉下淚來。

咳，我渴望着我們的政府，早日出兵，收復失地，使我們許多被難的民衆，脫離了恐怖痛苦的生活，替大中華民族吐一口氣。

四月二十七日

無論怎樣熟睡的癩漢，總有醒來的一天，除非是死了，才永遠沒有醒來的日子。我雖不肯承認我們中國民族是已經死了，但是何以昏

沉沉的這樣不醒呢？

去年九一八，日本出兵東北，數小時內失地幾千萬里。如今三省民衆，依然陷於水深火熱之中。一二八事起後，淞滬失守，遭到獸軍蹂躪的有五六縣，精華薈萃的文物之區，從此糜爛得不堪收拾。

唉，這樣的打擊還算小嗎？熟睡的瀨漢，時候到了，從速醒來吧！

四月二十八日

昨天下午起，天便下雨的，今天下得更大了。汽車往來得很少，運糧的輜重車也不多。

鄰家老伯伯講：東邊海塘附近，有一個漢奸叫張中的，他糾集了

百餘匪氓，預備到比較富裕一些的人家去趁火打劫。他用白布一方，正中畫一個紅日，做成敵國國旗模樣，紅日下面用墨寫着「張中」兩字。他昨天擎了這旗，到各村莊去宣傳，他說：「誰要吃飯，跟我這旗」。後來，有人害怕，在異族侵凌之下，還要遭受這些奸匪擾亂，不得不報告就近駐紮的我軍，那般無賴匪徒，雖已打劫了幾家，但從此絕跡了。

我聽到這件事，暗想這些奸匪，並非是智識程度低，或許是受生活所迫。不過「餓死事小，國亡事大。」樂得有這樣勇氣和羣力，何不去和敵人拚一個死命呢？就是奮鬥而死，是也無上光榮的。

四月二十九日

晌午，有日機十八架，從東南飛來，往瀏河婁塘嘉定等處，盤旋偵察，村人都很慌張，怕要和三月一日同樣的受驚，幸而不一刻，就向南飛去了。

午後，天雨。約莫三時左右，聽得南方有大砲和機關槍的聲音。約歷五分鐘，槍砲聲寂然。

四月三十日

午前，又聽到大砲和機關槍的聲音，不知是不是我軍在反攻了。假使能夠反攻，痛痛快快的打一仗，拚一個你死我活；就是民衆的生命財產，犧牲也都情願；只含垢忍辱的苟延殘喘，那不是喪了我大中華民族的臉色麼？

五月一日

兩個月的奴隸生活，不堪回首；今天是第三個月開始了；未來的時日，都充塞着悲哀和絕望。精神上的苦痛，是決不能用文字或語言可以描寫得出來的。

鄰家畜的一隻小羊，不願給旧兵吃去，今天自己把來殺掉了。

殺羊時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；羊很馴服的躺在一條凳上，眼睛在微微的轉動，望着那預備盛血的鉢頭，她似乎並沒有知道大難是臨頭了。

「咩」！尖刀戳進了她的頸項，才竭力的叫出悽切的這一聲來。鮮血差不多是流盡了，於是四條瘦弱的腿，亂伸了一陣——死了。

呀，這怕是我們中國的象徵了！大難臨頭，是和羊一樣的昏沉沉並沒有知道。「打倒日本」的口號，和羊最後一聲的「咩」，又有什麼兩樣！十九路軍的抵抗，和四條腿的亂伸，不也相仿嗎？

唉，這如果真是中國的象徵，那是着實太可慘了！我默禱着我們中國，不像這頭小羊一般的厄運！

五月二日

農人忙着在種棉，我跟着母親到田間去，幫他們做些簡單的工作，覺得很有興趣。

望見二十三匹馬，都有兵騎着的，很快的向南馳去。

送糧的輜重隊，兩天沒有經過了。

五月三日

今天是國恥紀念日——濟南慘案，也是這獸敵的日本侵略我們的事件。以前每年到這天，還行一個紀念式，雖則平時不見得大家牢記在心頭，至少到了這天，會舊事重提，憶起日人欺侮我們的情形；今年恐怕有好多人早已忘掉了。然而，自身便親嘗着被壓迫的滋味，應該認清的敵人，想不致於忘掉了。

午前，有卡車十二輛，往瀏河搬運東西，來往三四次，都裝得滿滿的。

有人冒險從上海逃回來，說：「劉行以南戒嚴，行人須被搜查，下午四時後，不准通行」。

五月四日

五月中的紀念日特別多，今天是學生運動的紀念日。今年國難臨頭，許多學生組織學生軍，義勇軍，抗日衛國，爲民族爭光，足見青年熱血多，永久保持着「五四運動」的精神。

五月五日

聽說，東面離此四里的某一個鄉鎮上，有幾個無賴，在聚衆開賭，並且演唱花鼓淫戲，吸引賭客。唉，在這暴風雨之秋，危急存亡，都在此時，他們也真地「不知亡國恨」吧！

五月六日

這是黎明的時分，大地還沒有十分光明，天空中佈滿着淡灰的色彩。一隊旧兵，大約有六百多，耀武揚威的向南去。我和弟弟蹲伏在籬笆脚跟，隱隱地可以聽到他們皮鞋在煤屑上摩擦的腳步聲，腰間掛着的刺刀和水壺的擊撞聲，難聽的談話，粗暴的狂笑……

午後，有人從羅店回來，看見那邊的旧兵，擠得很多很多，都是從嘉定瀏河去的，這似乎是在撤兵了。

五月七日

一般情景，今天開始着靜止狀態。大地的空氣，轉向着平和。敵人的踪跡，已在大家眼簾下遠逝了。搖曳的人心，從此甫定。路上還有些蠕蠕的形影，驚散的鄉侶，又好像一夕鳥在歸林了。

大眾欣然中還帶着無窮的浩歎，滿目瘡痍的故鄉，已非昔日舊觀。人，物，家，景，竟一剎那間，掀起意外的大變化，真所謂「滄海桑田」，無過於此。

唉！幾時纔得恢復這美麗湖山？我願大家沉毅著努力建設，同時不要忘掉敵人毀我的傷痕！

五月八日

今天看到了五月一日的那張新聞報，知道了虹口公園朝鮮人尹奉吉刺殺日本軍官的一回事。這真使人痛快萬分。

但是，試問我們想依靠朝鮮人替我們復仇不成？我們將亡未亡的中國的民氣，何以遠不及已亡了二十多年的朝鮮民族？難道中國是該

亡了嗎？

朝鮮人如此的不屈不撓，富有革命精神，但屢次起事，還是失敗在旧人高壓之下，不能獨立。那麼我們中國人，假使以前的朝鮮一樣，那懊悔也來不及了。

朝鮮亡後，是多麼的痛苦；要想獨立，又是多麼的艱難。我們趁這將亡未亡的當兒，應當怎樣奮起，自圖生存！我們一向說着：「中國是東方弱小民族的領導，要扶助他們，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。」應該要加倍奮鬥，達到這個目的。

我國民如果時時刻刻能夠站在朝鮮這大鏡子面前，自覺自勵自強，那麼也不難恢復固有的光榮和實現鋤強扶弱的使命。

五月九日

誰是我們的敵人

早晨起身，壁上的日曆，便告訴我，今天又是國恥紀念日了。

我們的國恥紀念實在太多了，有人說，帝國主義者的侵略，便是給我們民族的刺激，借此，我們可快快自覺。但是，刺激過分多了，或許因此就會麻木不仁呢！

十九路軍退守以來，已六十多天了，不是每天都是國恥日嗎？去年九月十八日到今天，不也都是國恥日嗎？今天明天後天，一直要到收復失地的那天，才能把恥辱洗雪掉呢！

五月十日

瀏河的日兵，昨晚就撤完的；羅店的日兵，午飯後，也撤向南去了。傍晚已到了大批的我國巡警，來維持治安。

民衆們都喜出望外，料想不到的重見天日。一幕慘無人道的生活，便從此了結，別了六七十天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，很慘淡的又開始在我們頭頂上飄揚了。

把兩月多的日記，從頭至尾，拿出來看了一遍，覺得很像做了一個惡夢。所遺留在我們腦子裏的，只有悲痛和憤恨。這些悲痛憤恨的印象，是永久不能磨滅的了。

過去的是過去的了！不論是可悲的，還是可泣的，一起讓他們過去罷！希望的在未來，我們要努力振作，奮發自強，造成一個可歌可頌的偉大中國！

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出版

兒童實際生活誰是我們的敵人

編著者 沈 同 文

主編者 施 仁 夫

發行人 沈 駿 聲
上海北福建路二號

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
上海北福建路二號

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大東書局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《全一冊實價大洋一角五分》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總		466	號
新		364	號

792

